

世界文学名著
宝库

白鲸

下

安徽文艺出版社



白 鲸

[美] 赫尔曼·梅尔维尔 著
杨善录 蒋勤荣 译

下 卷

|| 安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选 录.....	1
海色朦胧.....	1
毯制提包.....	7
喷水鲸客店.....	11
床 单.....	27
早 餐.....	32
街 道.....	34
小教堂.....	37
讲 坛.....	40
布 道.....	43
知 己.....	53
睡 衣.....	58
生 平.....	60
手推车.....	63

南塔开特·····	68
杂烩浓汤·····	70
船·····	74
斋 戒·····	91
他的画押·····	98
预言家·····	102
全体动员·····	106
上 船·····	109
圣诞快乐·····	113
背风岸·····	118
辩护者·····	119
附 言·····	125
武士和侍从(一)·····	126
武士和侍从(二)·····	129
亚 哈·····	134
亚哈先上,斯塔布后上·····	138
烟 斗·····	142
玛布仙后·····	143
鲸类学·····	146
斯佩克辛德·····	160
船长室的餐桌·····	163
桅顶 望者·····	170

后甲板·····	177
日 落·····	187
黄 昏·····	189
初夜班·····	190
午夜,船头楼·····	191
莫比·狄克·····	201
大鲸的白色·····	212
听!·····	221
航海图·····	222
宣誓书·····	228
臆 测·····	237
编垫人·····	240
初放小艇·····	243
残酷的人·····	255
亚哈的小艇和艇员费达拉·····	258
神灵的喷水·····	261
“信天翁号”·····	265
联欢会·····	267
“大鲸出来了号”的故事·····	272
荒谬的大鲸的画像·····	297
讹误较少的大鲸画像和捕鲸写生·····	302
画里的;牙雕的;木刻的;铁板的; 石头的;山里的,星星里的鲸·····	306

小 鱼.....	309
大乌贼鱼.....	312
捕鲸索.....	315
斯塔布杀死了一条鲸.....	319
投 枪.....	325
叉 架.....	327
斯塔布的晚餐.....	328
做菜的鲸.....	338
鲨鱼大屠杀.....	341
割 油.....	343
鲸 皮.....	345
葬 礼.....	348
狮身人面怪.....	350
“耶罗波安号”的故事.....	353
猴 索.....	360
斯塔布和弗拉斯克杀死	
一条露脊鲸.....	365
抹香鲸头.....	372
露脊鲸头.....	376
攻城槌.....	380
海尔德尔堡大桶.....	383
水池和水桶.....	385
大草原.....	390

脑 袋·····	393
“佩科特号”遇到“处女号”·····	395
捕鲸业的荣耀·····	408
从历史上看约拿·····	412
大颠簸·····	414
喷 泉·····	416
尾 巴·····	422
大舰队·····	427
鲸队和队长·····	442
有主鲸和无主鲸·····	446
头还是尾·····	450
“佩科特号”遇到“玫瑰蕊号”·····	454
龙涎香 ·····	462
被抛弃的人 ·····	465
手 捏 ·····	470
法 衣 ·····	474
炼油间 ·····	476
灯 ·····	481
装舱和清扫 ·····	482
达布隆 ·····	485
腿和臂 ·····	493
长颈大酒瓶 ·····	502

在阿萨赛第的树荫处·····	508
鲸骷髅的尺寸·····	513
化石鲸·····	515
鲸的巨大身躯会缩小吗?·····	520
亚哈的腿·····	525
木匠·····	527
亚哈和木匠·····	531
亚哈和斯塔巴克在船长室里·····	536
魁魁格在棺材里·····	539
太平洋·····	546
铁匠·····	548
熔炉·····	551
镀金匠·····	555
“佩科特号”遇到“单身汉号”·····	557
垂死的鲸·····	560
看守大鲸·····	562
象限仪·····	564
蜡 烛·····	567
初夜班行将结束的甲板·····	576
午夜——船头楼的舷墙·····	577
午夜上空——雷电交作·····	579
火 枪·····	579
罗盘针·····	583

计程仪和测量线·····	587
救生圈·····	591
甲板上·····	596
“佩科特号”遇到“拉结号”·····	599
船长室·····	603
帽子·····	606
“佩科特号”遇到“喜洋洋号”·····	611
和 声·····	613
追击——第一天·····	618
追击——第二天·····	630
追击——第三天·····	641
尾声·····	656

割 油

珍

这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跟着是如此的一个安息日！所有的捕鲸人都是不守安息日的当然教授。牙骨船“佩科特号”已经变成了一个屠宰场，每个水手都是屠夫。人们准会以为我们正在用一万头血淋淋的大公牛祭祀海神呢。

首先，看看那巨大的滑车组吧，除了别的笨重的组件之外，它还包括一大串通常漆成绿色的滑轮，单人独力企望把它提起是不可能的——这一大串葡萄得扯到主桅平台上去，牢牢地拴在下桅头，也就是甲板以上最牢靠的地方。一根类似锚索的索端绕过这些错综复杂的玩意儿，然后接到绞车上去，滑车组下边的一只大滑轮甩到了大鲸的上方，挂着一个重约一百磅的大鲸脂钩。这时，副手斯塔巴克和斯塔布已站在船边的小桂梯上，手里拿着长长的铲子，开始在两个边鳍的紧上方挖个洞眼，以便套上鲸脂钩。洞眼打开后，又在洞眼周围割了一条宽阔的半圆形纹路，钩子就插进去了。这时候，大部分水手齐声疯狂地唱了起来，密集在绞车边，开始转动绞盘。顷刻间，整个船身都侧向一边；船上的每个樯头都受到了牵动，就像霜冰的天气里一座古老的房屋上的钉头一样；船身颤抖着，震动着，那些吓坏了的桅顶也不住地朝天点头。船身越来越倾向大鲸那一边，绞车每一突发性的转动，波涛也呼应似地帮着冲击一阵。最后，听到了一阵迅猛可怕的叭啞声；接着海水飞溅，大



船向上一腾又向后一退，离开了大鲸，同时，那只得胜的滑轮升了进来，后面拖着第一块割下来的半圆形鲸脂。由于鲸脂包着鲸身，正如桔皮包着桔子，所以人们把鲸脂从鲸身上剥下来，也正如人们有时候螺旋式地剥下桔皮一样。只要使劲让绞车不停地转动，使大鲸在水里不断地滚来滚去，同时，每一块鲸脂都是统一地，循着斯塔巴克和斯塔布二副手用铲子同时割出的纹路，即“切口”，剥下来的。因此，割起来是很快的，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割法，大鲸被不断地越提越高，直到它的顶部擦着了主桅平台；这时，绞车旁的水手停止了绞动；一时间，那个血淋淋的庞然大物吊在那儿，晃来晃去，仿佛是从天上降下来似的。当它晃动的时候，在场的每一个人必须特别小心，注意躲闪，否则，它会敲你的耳光，把你直摔到海里。

这时，在旁边照料的一个标枪手，就拿着一支又快又长的武器，叫做“强登敌船剑”，向前走去，他瞄好机会，在那个晃来晃去的大物下端，熟练地挖个大洞。然后，把第二个大复滑车的一端钩进大洞，以便抓住这块鲸脂，为以后的处置作好准备。随之，这个娴熟的剑客，在警告大家站开之后，又向那大团东西巧妙地刺去，并站成弓箭步拼命地横向猛削几剑，一下就把它砍成两半。因此，虽然那短短的下半段仍然拴得很牢，但上半边那块叫做“大张毛皮”的长条已经是空荡荡地悬在那儿，悠来悠去，随时都可以放下。船头上那些转动绞车的人这时又唱起歌来。当一只滑车飞在把一张大鲸的皮剥下吊起的时候，另一只滑车则慢慢地放松，让另一张皮穿过大舱口，直放到一间叫做鲸脂室的无设备的客厅里。在这间昏蒙蒙的屋子里，许多敏捷的手不停地

藏

珍

把那个长长的大块毛皮卷起来，仿佛它是一条盘绕成一团的活蟒蛇。工作就这样进行着：那两只滑轮同时一起一落，大鲸和绞盘一转一动，管绞车的人唱个不停，鲸脂室的先生们卷着毛皮，副手们在切口，大船在用劲，水手们偶尔咒骂一声，以缓和互相间的不和气氛。

鲸 皮

我对于鲸皮这个颇伤脑筋的问题，已给予了不少的注意。我曾经就这个问题，同海上经验丰富的捕鲸人，和陆上学识满腹的博物学家展开过争论。我原来的看法仍没有改变，不过，那也只是个看法而已。

问题是：什么是鲸皮？它长在什么地方？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鲸脂是什么。所谓鲸脂，就是一种坚韧的纹理密集的牛肉样的东西，不过，它比牛肉更硬，更富有弹性，更结实，厚度在八至十五英寸之间不等。

谈到任何动物的皮，就要扯到它的坚硬和厚度上去，乍看起来，似乎有些荒唐，然而，事实上，这样的推定是无可置辩的。因为从鲸身上，能够揭下来的细密的外表只有鲸脂，而任何动物的外表，如果相当细密的话，除了叫皮，还能叫什么呢？诚然，从一条未损坏的死鲸身上，人们可以用手刮下一层极薄的、透明的物质，有点像最薄的云母片，只是它简直像缎子一般柔韧松软。也就是说，在未晒干之前，它不仅没有收缩、增厚，而且也没有发硬、变脆。我就有几片干鲸皮，用来做我鲸学书籍的书签。如前所述，这种东西是透明的，把它放在文字上，有时我还会欣慰地遐想它有一种放大



的作用。无论如何，也可以这样说，用鲸皮镜来读鲸学书，总是一件快事。不过，在这儿我要说的是：虽然这种极薄的云母般的物质覆盖了大鲸的全身，但还没有充分的理由把它当作这种动物的皮。当作，恕我打个比喻，皮上之皮，因为如果把大鲸这个庞然大物的真正的皮，说得比新生婴儿的皮还要薄、还要嫩，那简直是滑稽透顶了。可是，情况也确实如此。

假定鲸脂就是鲸皮，那么，就一条非常大的抹香鲸来说，这层皮就会产生多达一百桶鲸油；如果从重量上考虑，这种榨出来的油，只是表皮物质的四分之三，而不是整个表皮。这样，我们对这种生气勃勃的东西如何硕大无朋就有一定的印象了，因为光是它表皮的一部分就能产生如此多的液体。如果以十桶作一吨计算，那么，只要四分之三的鲸皮的净重，就可以获得十吨重的鲸油。

一条活着的抹香鲸的外表，同其它方面一样，显示了不少的奇观。它的全身几乎总是密布着成斜角交叉又交叉的无数直线条，有些像最精美的意大利线雕画的线条。不过，这些线条似乎并不是刻在上述的那种云母片上，却像是透过云母片显现出来的，仿佛它们就镌刻在大鲸的身体上。不只如此，从有些线条中，那些观察力迅捷敏锐的人，不仅看到活生生的雕刻，而且联想到许多其它图样。它们都是象形文字，也就是说，如果你把金字塔的四壁上那些神秘的符号叫做象形文字的话，那么，这个字眼用在这里是最确切不过的了。有一只抹香鲸身上的象形文字令我久久难忘，它使我想起了密西西比河上游著名的象形文字绝壁上，那块刻着古印第安文字的石板，二者的图案何其相像！这种有神秘线条的大

珍

鲸，同那些神秘的岩石一样，至今仍然无法破译。提起印第安的岩石，又使我想起另外一件事。抹香鲸的外表除了显露出其它种种现象之外，它还常常露出背部，特别是侧腹，可是，由于这些部位带有无数凸凸凹凹、乱七八糟的伤痕，反而大大地损害了它那线条整齐的外表。我应该说，新英格兰沿海的那些岩石，也就是阿加西想象的那上面所带的痕迹是由于同浮动的冰山猛烈撞击所造成的——我应该说，那些岩石在这一点上与抹香鲸又何其相像。我还认为，大鲸身上的这些疤痕，也可能是跟别的大鲸争斗所致，因为我注意到，在那些膘肥体壮的雄鲸身上，这种疤痕最多。

关于鲸皮或者鲸脂这个问题，我还再说一两句话。前面已经说过，鲸皮从大鲸身上剥下来的时候呈长条状，叫做毛毯。这名称，跟大多数航海术语一样，是十分确切并意味深长的。因为大鲸确实是裹在它的鲸脂里，就像裹着一条毛毯或者被单一样，或者，更恰当地说，裹着一件印第安人穿的毛毯外套，从头部套入，四周封得严严实实。正是由于它身上裹着这种舒适的毛毯，大鲸才能在各种气候、各处海洋、不同时间、不同潮汐中过得舒舒服服。比如说，生活在严寒彻骨、千里冰封的北极海域的格陵兰鲸，如果没有那件舒适的紧身长外衣，将会有什么结果呢？不错，其它鱼类，在那种极北乐土似的海洋里，生活得极为逍遥，但是，请你注意，那可都是些冷血无肺的鱼类，它们的肚皮本来就是冰箱；这些生物呆在冰山的背风面取暖，正像严冬里一个旅客窝在小客店的火盆前烤火一样。然而，大鲸却跟人一样，既有肺又有热血。如果让它的血冻结，它就没命。这种大怪物保持体温跟人类保持体温同样重要

——这一点如果不事先解释，人们会感到多么奇妙；而且它还浸没在北极的海域里，只露出个嘴巴，活得如此舒适自在，这又是多么稀奇啊！在那种地方，如果水手跌了下去，数月后有时被人们发现了，他便直立着冻死在冰地的中心，就像一只苍蝇粘在琥珀里一样。但是，更奇怪的是，根据试验证明，北极鲸的血，比夏日里婆罗洲黑人的血还要热。

我觉得，从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坚强独特的生命力的罕有的价值，看到了高墙厚壁的罕有的价值，也看到了城府深广的罕有的价值。啊，人类呀，赞美大鲸吧，效法大鲸吧！你也要在冰天雪地里保持温暖，你也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又不属于这个世界！你要在赤道上仍然周身凉爽，你要在北极处依然热血滚翻。你要像圣彼得大教堂的辉煌的圆顶，你要像伟大的鲸，啊，人类呀，在严寒酷暑四时变化中，都保持着你自己的温度！

可是，要掌握这些美妙的东西，是多么容易，又多么无望啊！在建筑物中，有哪一座像圣彼得大教堂那样冠以辉煌的圆顶！在动物中，有哪一只像大鲸那样硕大无朋！

葬礼

“把链条拖进来！让尸体向船后漂去！”这时，大滑车已经完成了使命。那只被砍了头、剥了皮的雪白的鲸体，像座大理石坟墓似的闪闪发光；虽然颜色变了，但看不出身躯有任何缩小。它还是硕大无朋。它慢慢地漂

藏



珍

走了，四周的海水被贪得无厌的鲨鱼搅得浪花四溅，上空一群群贪婪的猛禽尖叫不休，它们的喙状嘴有如许许多多致命的短剑，直刺入大鲸。这条无头的白色大幽灵离大船越来越远，它每漂走一尺，在它四周组成平方的鲨鱼就前进一尺，在它八方围成立方的猛禽也移动一尺，到处是一片剧烈的杀气腾腾的喧闹声。由于大船走得很慢，几乎是停止不前，好几个小时都能看到这一可怕的场景。在万里无云的碧空之下，在一览无余的宜人的海面上，快意的清风阵阵拂过，那庞大的尸体漂着、漂着，最后从视野中消失了。

这是一个极为悲哀而又极具讽刺意味的葬礼！海里的兀鹫都为它虔诚地举哀，空中的鲨鱼都为它慎重地服丧。在大鲸活着的时候，万一它真需要帮助的话，我相信，来助一臂之力者一定为数甚少；然而，在吃它的出丧酒时，它们却一齐虔诚地扑了上来！啊，多么可怕的贪婪掠食呀！哪怕是威力无比的大鲸也逃不了这个劫数！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结。尽管大鲸的躯体遭到亵渎，但它那复仇的阴魂未散，仍然盘旋在尸体上空，十分吓人。如果被一只胆怯的兵舰或者冒失的探险船从远处窥见，虽然远距离使密集的鸟群模糊不清，但仍然显示出在阳光下漂动的一团白色物质，而且滔天白浪不停地向它涌去；于是这条不会伤人的大鲸的尸体，就立即被人们用颤抖的手，记在《航海日志》上——这一带有暗礁，礁石和碎浪：小心！这样，就不定在以后的许多年，船只都要避开这个地方，跳过这个地方，就像愚蠢的绵羊跳过一段空白，因为那只领头羊原来就是这样跳的（当时有一根棍子拦住了）。这就是你们祖先立下的

金科玉律，这就是你们传统习惯的实用价值，这就是你们那上不扒天，下不着地的古老而顽固的信念！这就是正统！

这样，当大鲸活着时候，它那巨大的身躯对它的敌人已构成了真正的恐怖，在它死后，它那力屈势穷的阴魂又变成了海上的恐慌。

你相信鬼吗，我的朋友？除了公鸡巷鬼以外，还有别种鬼呢，比约翰逊博士造诣更深的人都还相信鬼呢。

狮身人面怪

在把大海兽身上的皮剥个精光之前，首先给它下掉了头，这一点不能弃之不谈。砍抹香鲸的头是一种科学解剖术，富有经验的解剖大鲸的船上医生为此深深感到骄傲，而且这种感觉不是没有道理的。

请想一想，大鲸本来就没有一个可以真正称之为颈脖子的东西；相反，在它头身相连的地方，却是它身体最粗的部分。还请记住，船上医生必须从上面动手术，与解剖对象相距有八至十英尺之远，而且那对象又几乎浸没在污浊的、滚滚的、往往是汹涌澎湃的大海里。也得谨记，在这种不顺遂的情况下，他得砍进肉里好几英尺深；由于一切都在水下进行。连看一眼砍下的渐渐缩小的切口都不可能；他必须熟练地避开邻近一切受阻的部分，朝着头颅和脊柱间的最关键的着生处准确地砍下。所以，斯塔布夸口说，他只消十分钟就可以把抹香鲸的头砍下来，你难道不觉得惊奇吗？

头砍下来之后，先把它放在船尾，用一根缆索拴

藏